

名·家·全·译·本 钢笔画版

复活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冬梅◎译



名·家·全·译·本 钢笔画版

复活

〔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冬梅◎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 /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 著;冬梅 译. —2版.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3(修订版)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385-3731-4

I.复… II.①托… ②冬…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370 号

设计制作



装帧设计 魏广振

复 活

原 著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

翻 译 冬 梅

责任编辑 宋 丽 何博之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476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7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731-4

定 价 29.80 元

前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 and 教育改革家。列夫·托尔斯泰生于一个名叫“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54年，他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后来，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的农庄，开始致力于农民教育。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作品多达45卷。他的代表作有巨著《战争与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以及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列夫·托尔斯泰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小说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姑妈家的女仆卡秋莎·玛丝洛娃，致其怀孕。玛丝洛娃被赶出家门，沦为妓女，后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遭受审判。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玛丝洛娃，被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他深受良心的谴责，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他为她奔走伸冤，并向法官申请同她结婚。上诉失败后，他陪她一起流放西伯利亚。玛丝洛娃被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深深感动，并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和地位，玛丝洛娃拒绝和他结婚，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结为了夫妻。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为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在他忏悔的过程中，他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表现出来的矛盾、彷徨，不仅反映了当时一些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玛丝洛娃是一个备受欺



凌但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使她麻木的灵魂受到了震颤，而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这一形象深刻地表现了社会下层人民坚不可摧的意志，突破了用同情笔调描写社会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昏庸，深刻地抨击了沙俄专制下的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黑暗和残暴，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现状，勾画了一幅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图画。

目 录

第一部 / 1

一 / 1

二 / 5

三 / 8

四 / 13

五 / 16

六 / 18

七 / 20

八 / 23

九 / 25

十 / 29

十一 / 31

十二 / 37

十三 / 40

十四 / 43

十五 / 46

十六 / 49

十七 / 52

十八 / 55

十九 / 56

二十 / 59

二十一 / 61

二十二 / 65

二十三 / 66

二十四 / 74

二十五 / 76

二十六 / 77

二十七 / 82

二十八 / 86

二十九 / 91

三十 / 93

三十一 / 96

三十二 / 98

三十三 / 102

三十四 / 105

三十五 / 109

三十六 / 112

三十七 / 113

三十八 / 116

三十九 / 118

四十 / 120

四十一 / 122

四十二 / 125

四十三 / 127

四十四 / 132

四十五 / 133

四十六 / 138

四十七 / 140

四十八 / 142

四十九 / 146

五十 / 148

五十一 / 151

五十二 / 154

五十三 / 156

五十四 / 159

五十五 / 160

五十六 / 162

五十七 / 164

五十八 / 167

五十九 / 170

第二部 / 176

一 / 176

二 / 179

三 / 182

四 / 185

五 / 188

六 / 191

七 / 195

八 / 199

九 / 201

十 / 207

十一 / 210

十二 / 212

十三 / 215

十四 / 219

十五 / 224

十六 / 228

十七 / 231

十八 / 233

十九 / 236

二十 / 241

二十一 / 244

二十二 / 246

二十三 / 249

二十四 / 252

二十五 / 257

二十六 / 260

二十七 / 262

二十八 / 266

二十九 / 270

三十 / 275

三十一 / 278

三十二 / 280

三十三 / 285

三十四 / 288

三十五 / 292

三十六 / 293

三十七 / 297

三十八 / 301

三十九 / 304

四十 / 308

四十一 / 312

四十二 / 317

第三部 / 320

一 / 320

二 / 322

三 / 324

四 / 326

五 / 327

六 / 330

七 / 333

八 / 335

九 / 338

十 / 340

十一 / 341

十二 / 344

十三 / 348

十四 / 349

十五 / 352

十六 / 353

十七 / 357

十八 / 359

十九 / 361

二十 / 365

二十一 / 367

二十二 / 370

二十三 / 373

二十四 / 376

二十五 / 380

二十六 / 382

二十七 / 385

二十八 / 387

第一部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

尽管有几十万人生活在这—小块儿地方，千方百计把这块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了刚出土的小草；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后产生的废气烟雾在这里缭绕；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城市里的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



和煦，在林荫路上、在石缝里头，只要可能的地方，青草又冒出头来。桦树、杨树等也都争先抽出枝芽，椴树也露出了诱人的新绿。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欢乐地筑起了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靠着墙嗡嗡地飞着。一切一切全都喜气洋洋、生机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他们认为神圣且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美景，不是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安详，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用来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些，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春色和欢乐，而是昨天接到的那份有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一男两女在押犯，解送到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主犯，必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个命令，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名面容憔悴、鬓发花白、身穿袖口镶金色丝边缘制服的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丝洛娃吗？”女看守问看守长说。她同值班看守长来到走廊里一间牢门口。

值班的看守咣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出来！”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要新鲜得多，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弥漫的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斥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无论谁走进去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里，但是只要一走进院子，仍会有这样的感觉。她只要迈进走廊，便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穿着白衣白裙、外套灰色长囚服、个头儿不高，但胸部很丰满的漂亮女人大踏步走了出来，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袜外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鬓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苍白得像地窖

里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的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一样的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而且没有光泽的脸庞的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很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睨的神情。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隆起得更高了。她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显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门口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爬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只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俩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们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望着牢门上装着铁栅栏的小窗洞。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千万别跟他们多啰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急步走着。他们下了石楼梯，经过更臭、更闹、所有窗洞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把她带去吧！”

那个押送兵是一个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目光又对着那个女犯。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便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路上，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像我们这样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恐惧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什么。

对于向她射来的一道道诧异的目光，女犯并不转过头，只是偷偷地看着那些注视她的人，心里觉得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这也使



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脚感到疼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瓦灰鸽拍着翅膀飞了起来，带给她一阵清风。女犯淡然一笑，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由轻轻长叹了一口气。

二

玛丝洛娃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是个女农奴。这个女农奴的母亲是饲养牲口的，她们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干活。女农奴一直没有嫁人，但年年都生一个孩子。这些孩子是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按照当时的情况，给孩子行洗礼以后，为了不耽误干活，做母亲的就不再给孩子喂奶了。因此，可想而知，孩子们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她一连生的五个孩子，都因为没有喂养而死去了。玛丝洛娃是她的第六个孩子。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凑巧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骚气。当时产妇与自己白白胖胖的孩子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见把产妇放进牲口棚里，大骂了一通。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女娃，觉得很惹人爱怜，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常给她的母亲送点儿牛奶和钱。这样，这个女孩便活了下来。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她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老姑娘们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小姑娘在两个老姑娘的不同态度下长大成人，身份也成了一半侍女，一半养女。她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金卡^①。她每天的工作便是

^① 她的本名叫卡吉琳娜，卡吉卡是粗俗的叫法，卡金卡是高雅的称呼，而卡秋莎则是小名。

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茶、磨咖啡豆等，有时还会给老姑娘们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提亲，她一概回绝，她总觉得嫁给那些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苦。她已经习惯了地主家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这样她一直在这里生活到十六岁。

在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过去了，这位侄儿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临动身那天塞给她一百卢布钞票。侄儿少爷走了五个月后，她断定自己怀孕了。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越来越烦躁不安，一心想着如何避免随之而来的羞辱。当她服侍两个老姑娘时不仅敷衍塞责，甚至竟情不自禁地发起了脾气。她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主动要求辞工。两个老姑娘对她也非常不满意，便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又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已半百，还要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色鬼，狠狠地将他推开，局长竟被推倒在地。她又被解雇了。她想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于是她就寄居到乡下一个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生过，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出生后就被送到了育婴堂，根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手里只剩下六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很会花钱，待人又厚道，总是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此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星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身无分文，她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去干活，已有老婆的林务官跟警察局长一样，第一天起就死缠住她不放。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让林务官找到了一个机

会，把她占有了。他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儿。有一次，趁丈夫与卡秋莎单独在房里时就进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了出来，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拿到。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了姨妈家。姨父是一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也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最后把家里的东西都变成了肚子上的酒。

卡秋莎的姨妈开了一家洗衣店，用来养活儿女和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有些犹豫，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子的人家。进去刚刚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缠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却只是责怪玛丝洛娃，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没能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一位手指戴满戒指、肥胖的胳膊上戴着手镯的阔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进来后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闪发亮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笑嘻嘻地说些挑逗的话。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只听见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呢！”接着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这老头儿是作家，钱多得要命，只要她能答应他的要求，他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玛丝洛娃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和他上了床，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没过几天，作家又把她请了去。她去了，并在他那里又得了二十五卢布，还被安排到了一处独门独户的公寓住了下来。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向作家坦白，并与店员搬到了一个更小的独户公寓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去了下城，显然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作家不答应。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①，接受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髦的

① 帝俄政府发的妓女执照。



衣服、披肩和帽子，客客气气地接待她，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再也不敢让她做洗衣妇。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也根本没有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充满怜悯地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们。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痼病，过着像苦役犯一般的生活。房间里的窗户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她们便在三十度^①高温的肥皂蒸气里洗熨衣服。玛丝洛娃只要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便不禁感到恐惧。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很早就学会了抽烟，而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抛弃以后，她就越来越喜欢喝酒。因为醇美的酒能使她忘记眼前的一切痛苦，暂时解脱烦闷燥乱、增强自尊心。一旦她不喝酒就觉得意气消沉、羞愧难当。

牙婆请姨妈吃饭，故意把玛丝洛娃灌醉后，要她去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做生意，还向她列举了一大堆的好处。玛丝洛娃当时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去做低声下气的女仆，被男人无礼地纠缠，过着临时通奸的生活；或者获得法律的容许，合法、安定的地位，过着报酬颇丰的长期公开的通奸生活。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诱惑她，使她最后打定主意，那就是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②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任凭她挑选。当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就再也经不住诱惑，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了。当天晚上，牙婆便雇来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了。

三

从此之后，玛丝洛娃就过上了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罪恶的，是不被上帝祝福的，是违背人类道德的。这种职业可以获得政府

① 指列氏温度。列氏温度计把冰点作0度，沸点作80度，列氏30度等于摄氏37.5度。

② 正反两面都有横条纹的丝织品或毛织品。

的许可，并且受政府的保护。代价却是，她们大多数都会染上很多疾病，未老先衰，红颜薄命。她们黑白颠倒，夜间活动，白天昏睡。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从昏昏沉沉中醒来，然后喝点水，醒醒酒，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懒洋洋地溜达于几个房间里，看看窗外，或是有气无力地互相骂几句；接着是梳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裸露肉体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整夜欢快。客人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各样不同身份、年龄、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他们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吸烟、喝酒，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能脱身睡觉。日日如此，每个星期都是一样。只有到周末，她们才会乘车去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粗野，蹂躏了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与同谋者再干上一个星期同类罪行，等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这样工作着。

这样的生活玛丝洛娃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不料出了一件事，使她进了监狱。她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在士兵押送下走了很多路，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才走到州法院大厦时，她两个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鸭绒垫褥，被单被揉得很皱。他穿着一件前襟皱褶熨得笔挺的、洁净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吸着香烟。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想着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发生过什么事。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一个黄昏。每个人都认为他应该和